

Sing with me

5 in g∶with me Sing with me





《陪我歌唱》是蘇打綠2007年第 一次站上小巨蛋時,挑選的一些實況, 加上三首新歌的專輯。

回想當時,真的是因為太沒概念, 竟然也順理成章地就這樣去小巨蛋演出 了,其實想起來是滿不可思議的。然後 沒有概念的我們,那天晚上沒有特地準 備,就這樣欲罷不能安可了七八次,最

後唱了四個小時四十分鐘超過十二點,最後還搞出了一個「蘇打綠條款」,向 所有後來因為超時被罰款的歌手致上歉意。

即便是如今對演出沒有太大想法的我,回想起當天要登上舞台的那一刻, 六個人強忍著眼淚,還是可以感受那樣的興奮與緊張。我前幾首歌都沒辦法 感受「正在演唱會」這件事,因為緊張,身體抖個不停,卻要強裝鎮定把歌 唱好,一直要到幾次talking,有更多與觀眾的互動之後,才漸漸緩和下來, 開始感受自己身在這場演唱會。

我翻出了我2007年寫的這篇文章,現在覺得很適合這種在舞台上,感受 所有人「陪我歌唱」的心情:

「很久以前,我總是自己唱著歌,自己欣賞著。後來我會在我的死黨面前唱個不停,我洗澡唱,走路唱,在無人的草坪上唱,在家人都出門後的陽台上唱,但從不在大家面前唱。高中的時候我在台上唱,但從來不看台下。大一的時候我也在台上唱歌,可是講話的永遠是身後沒人看得到的鼓手。

「我們的表演,從對著台下被我拉來加油的同學,漸漸多了一些陌生人,於 賞的眼光又或是質疑的眼神,反覆懷疑自己到認同自己。台下的人逐漸越來 越多,他們從呆呆聽著,到笑著搖擺著,到跟著大聲唱著,到大聲尖叫著鼓 勵著.....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殘破的,可是那麼多人填補著我的殘破,漸漸我越來越完整了。我從你們那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雖然有時候挫敗,有時候難以承受,可是我只要透漏一點點哀傷的訊息,就有十倍、百倍的力量回頭鼓舞著我。在你們說著我給你們什麼什麼的同時,其實你們給了我好多好多;在你們說著感動感動的同時,你們知道我有多被你們感動,有多在乎嗎?

「每一次表演唱到最後一首,我都想好好地看仔細每一張臉,希望下次你們 看到了我的眼神,都能讀懂了我眼睛裡深切的謝謝,謝謝,真的,謝謝.....」

那一天我講出了很多糾纏了我一生的話,例如「讓我們一起溫柔地推翻這世界」、「你們認真聆聽的眼神騙不了人」……說真的,到現在我還是這麼認為。前陣子一次訪問問我「溫柔推翻世界」這句話有所變化嗎,我說現在的我應該是「不會讓世界推翻我」,有些人似乎誤解了我的意思,認為這是一種妥協,而覺得對世界灰心而胡亂難過一把,其實完全相反。我要說的是,現在的我經歷了許多大喜大悲,除了溫柔之外,更多了堅定。再來一次,我還是會做一樣的選擇吧,我想。





陪我歌唱專輯,原是一張現場錄音專輯 Live CD 加三首 (當時的)新歌 Studio CD組成,現場的部分是2007年小巨蛋演唱會的記錄,當時為了演唱會,有一些音樂的改編以及翻唱,我們在討論復刻這張的曲目時,主要也有針對與原專輯編曲上的不同來選曲,所以有了〈漂浮(soda version)〉、〈蜘蛛天空(classical version)〉以及當時翻唱的〈我只在乎你〉、〈記念〉……等歌曲,而這次的復刻反而是將這些歌曲做成了 Studio 版本,讓這次的復刻多了不同的意義,不只是記錄。

我一直都很喜歡Live,那種發生在當下,無論完美或有小暇疵,精采或是無聊,都是親臨現場才能體會的感覺,我們從2008年開始,去各地Live演出的機會也愈來愈多,我們曾經從很冷飛到很熱的地方,溫差接近50度C,曾經要搭車、搭船、再搭車才能到達演出的地方,曾經在有蜻蜓、蜜蜂的房間裡洗澡,曾經不小心在演出中,瞬間"走"下舞台(我本人),曾經在抖動的透明升降台上以為自己腿軟,曾經演出前一天進急診,醫院點滴還沒滴完就先趕上台,演完再回去續瓶,曾經上任何交通工具都可以秒睡,曾經在車上一起追劇一起趕路……,太多太多在各地有趣的經驗,現在回想起來不管好的不好的,都好懷念。





「陪我歌唱(魚版)」是一張很特別的專輯,收錄了一些我們當初只在現場做過的編曲版本,在重新錄音製作的過程中,為了有更好的聲音,為了讓過去與現在的作品重生出更美好的樣貌,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討論與嘗試新版本的元素,至少我可以保證,鼓的聲響一定會很有感。



回首過去十幾年的演出生涯,我很少有怯場的時候,只要坐到鼓上,我就會很自然地進入一個狀態,有沒有觀眾都一樣,仔細想想,這可能跟我從小就是在教會唱歌彈吉他打鼓有關,小時候打完鼓都會有很多長輩跑來跟我說:「俊威啊,喜歡打鼓很好,但是就是能不能小聲一點?」後來我收到比較多的回應是:「俊威啊,那個我們有很多長輩說,聽到你踩大鼓的聲音就太刺激心臟受不了,他們先去外面等你打完再進來。」直到現在,我仍然會不定期在教會打鼓服事。我記得很久以前有一次家凱在上台前問我:「怎麼讓自己上台不緊張?」我說:「今天晚上,所有人都是來看你彈吉他的,你是今晚最屌的吉他手,如果你在台上突然覺得好像要開始緊張了,就回頭看我怎麼做,因為我是今晚全場最屌的鼓手。」

其實2022年的「池堂影夜」小巨蛋演出前,我的手傷得很嚴重,練團彩排有時候會痛到抓不住鼓棒,然後鼓棒就飛出去了,我看了很多醫生,甚至還做了增生治療,那段時間我是兩三天打一次針才能應付工作需要,直到演唱會後才找到問題在哪,並且現在已經完全痊癒了,甚至還有意外收穫,以往的舊傷也治好了,失去過才懂得珍惜,現在我更熱愛打鼓。

陪我歌唱,不只是單方面的期望,而是一種雙向的默契,知道自己會陪 著一群人一路歌頌人生,也感謝有一群人,陪著我們繼續唱下去。





我永遠記得,2007年,那五個多小時的晚上...

那一夜、這一天;蘇打綠到魚丁糸;72kg可扣籃的體能到88kg,只能被叫爸爸。

回憶起那第一次站上小巨蛋,隔天早上從研究生宿舍走到恆光橋頭的早餐店,熟識地跟著早餐店阿姨聊天。心中那股想要炫耀的念頭:「嘿!我可是昨夜站在小巨蛋五個多小時的男人!」但行為不可能表現出來,一樣默默地看著牆上電視的新聞、桌上的報紙(那時還沒有智慧型手機),一切就一如往常,就好像昨夜像場夢。這夢,這輩子永遠都記著。

漂浮:我是誰,記憶成篇不斷相連

2020年開始,眼看就要到2022年年底。疫情這幾年,感覺許多事情都是虛幻的、浮動的。活動可能隨時取消、旅行也不能自由自在。演出時脫開口罩,大聲陪著你我歌唱的狀態也還沒恢復,就連原來拿在手上的照片、光碟等,也都丟上雲端、到虛幻的宇宙中。寫著這些文章時,我搭配著那年紀錄小巨蛋《陪我歌唱》的音樂、看著PTT上的舊文章、以往的新聞報導、YT上那些紀錄現場的影片。

「原來那時我長這樣呀?」

「紅包場那天,連趕好幾場跨年,最後唱完從 THE WALL 走出來,已經是早上九點了!」「走上來時,大家奇裝異服,但2008年1月1日,是要上班的喔!福和橋下來的用路者,可能覺得看到一群怪人吧!」

「2008年的香港WILDDAYOUT,飛輪海真的太帥」

「記得有一場演出,是致敬小威創作歌單, 一連唱了六首小威寫的歌曲」

「老歌之夜,那年抓歌和記譜真的量很大」

「很多城市都是第一次去開演唱會,北京、香港、上海、東京、廣州」

「永遠只有一號微笑表情的我,居然也可以在小巨蛋演音樂劇,還好只是演 一個樂團吉他手」

「那年的簡單生活節,居然可以跟Sandy姊練團!而最後貼心小橋段,現在想起來心中還是暖暖的」

這些記憶湧現起了許多畫面。因為老歌之夜的演出,讓這張復刻專輯有許多懷念金曲(?);音樂劇的嘗試,給我機會演奏更多樣貌的音樂;陪我歌唱的巡迴,走進許多校園、城市,讓更多人認識到我們。魚丁秘密的文字,讓這一切都能透過文字再度被記錄下來。

陪我歌唱:把心的空洞,填滿溫光

不同時期聽著這些歌曲,有著不同心情和畫面。想起家裡兩兄妹小時候常聽的入睡曲,是〈陪我歌唱〉這首歌。妹妹上幼稚園,因為太想媽媽,我突發奇想,拿件媽媽的睡衣放在她書包裡,睡午覺時可以抱著媽媽的衣服睡覺(發想來源自我那隻叫火車頭的狗狗,買的新睡墊不睡,就是喜歡睡在我的衣服上)。一招見效,妹妹不再哭鬧地要求老師,打電話給媽媽了。

某天早晨,妹妹一起床,對著睡夢中的媽媽,唱著一句聽不太懂的歌詞, 手叉腰、扭著屁股,跳著自己發明的舞蹈。〈把你的睡衣,交~出~來!〉(詞曲:何小姐),這首歌成為妹妹人生第一首創作曲。 疫情這幾年,南投的外婆已破百歲,什麼疫苗都打不了,福爸福媽也漸漸地不太外出,小心地保護好外婆和自己的健康。想起所有人第一個陪伴歌唱的,應該都是自己的父母親。親撫著胸口,在溫柔的歌聲中沉睡,是每個父母哄孩子的過程。看著逐漸長大的兄妹與漸漸老去的父母,珍惜著當下能夠相聚的時光。〈陪我歌唱〉,現在的我聽起來,更多的是對家人和孩子的情感、也更想要守護住該堅持的人、事、物,珍惜每一次陪我們歌唱的機會。

無論經歷過多少事情,我們總能一起走過。現在的我,希望一直能陪伴 著夥伴歌唱,陪伴著孩子歌唱、陪伴著你們歌唱。









「你們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要勇於喜歡自己的樣子,一定要讓自己成為自己 喜歡的樣子!」

青峰在蘇打誌 04裡頭這樣寫著,這段話也許成為某些人的多巴胺,又有了快樂開心的能量,或成為某些人的人生齒輪潤滑劑,又有了前行的動力,再回頭看一次,對我而言要能夠如此正向看待自己,從不是件簡單的事。



從政大四維堂到海洋音樂祭、女巫店、The Wall到站上小巨蛋,是整個團隊和音樂初戀般的炙熱與開端,對所擁有的一切心懷感激又不可思議,到如今依然珍惜可以站上舞台的每一刻,雖然還是有很多時候必須小心翼翼與自己的不安與不足相處,也還在勇敢大膽的追求,努力成為自己喜歡的樣子。

想起當年在小巨蛋從天而降開唱,熱衷科幻片(很愛抽離現實)的我,腦海浮現Star Trek要召開宇宙各大種族間星際會議的場景,只記得長達5小時的熱血沸騰和激動,卻記不得自己演奏了什麼,當時的自己還在苦苦追趕,要成為能站上小巨蛋、一晚上演出42首歌的那個吉他手,不安、緊張與害怕把自己包裹成絕緣體,我知道我的身體很激動,但我的心焦慮到無法活在當下一起感動。啊!原來當時的自己是這樣啊!

是你浪費在我身上的時間 讓我變得如此珍貴 畢竟那是我們一起有過的這天



2020年某個工作花絮裡,我開玩笑說「當年用管絃樂團荼毒他們。」

事實上這並非玩笑話。往後兩年,我嘗試把過去古典元素捨棄,接觸討厭的 鍵盤樂器,暫不再編寫鋼琴、絃樂譜。結果時至今日,好像變得毫無頭緒, 甚至一無所有。彷彿在某種找不到方向的迴圈裡無法脫身?

此外,在這兩年間歷經悲慟的離別,導致我一直都在假想的宇宙裡躲避。可以不要知道生活以外的事情最好,可以遠離工作環境、相關的人類,好像更好。人群恐懼的對象並非聽眾,而是眼前總有許多人的工作場域。原本還擔心是不是因為想太多而封閉自己,離群索居的心態導致私下也感到陌生。真的是這樣嗎?直到幾個月前,聽到某人說了這句話:

「我們沒有想過在工作以外要如何相處……」

(2008年1月22日) 可口可樂廣告拍攝(平面廣告) 衣服既恐怖又醜。

〔2008年2月17日〕 今天跟劉家凱一同去購買Electric Piano,30000元。 遠買了造型時尚的復古節拍器。 最近常翻找電腦裡的舊資料。 十幾年前的電子郵件,隨著光陰流逝倍感陌生。

「這一陣子,我覺得 其實好像就是應該讓我體會當兵這件事才對。 從新訓到現在, 很多人都從我事業的角度來找我講話。 我覺得, 這一切都讓我覺得我之前太不重視這個事業了。」

「我並不喜歡用事業來顯示我很厲害之類的, 也許有些學長對於我的事業不以為然, 但是這陣子我覺得我感受到的, 都很像是要改變一些自己先前的想法。」

「生存一直是惱人的事情,所以有些事情妥協了。」

〔2008年3月8日〕

開始!The Wall 表演。

〔2008年3月18日〕 Last show @ The Wall,頭部劇痛。

上回集體出遊之後,過了三年多,似乎沒有機會再全員一起餐敘、旅遊打卡、或者單純瞎聊。有,單獨跟那個誰有。有,拍攝、排練時有放飯。有,吃飯的時候會聊天。但,怎麼看這些都依然是在工作模式裏頭吧。

(2008年5月2日)

Beautiful Tour <2>

sodagreen the 4th album 《陪我歌唱》發行!

(2008年5月11日)

台北簽唱會&母親節

非常疲憊的狀態下又繼續台北的活動。 My mom 也有參與唷!

有時微微顧慮、矛盾著。逐漸邁入中年,各自擁有獨立生活圈,有不同的超級煩惱需要操心。我何嘗不是呢?還貪心地感謝數年團休,意外獲得整天陪伴寵物的家居時刻。不過,確實在這變化多端的數年間,工作以外的實體聯繫幾乎消失,心理上的連結僅靠視訊通話偶爾為之。或許我們的相處之道確實源於工作,所以早已無法有工作以外的事情發生。又或許是我的思想跟不上時代?如今人們偏好線上相處而非線下?總而言之,這個世界最不需要的,也許是交換彼此的秘密。

(2008年7月19日)

有時候學習的事情都最好自己留著。 關於工作都是如此嗎。

(2008年7月22日)

喔,累死我了。喔,幾年一度的工作大倦怠又發作了。 I mean sodagreen,彷彿已經不是我世界的樣子。 (2008年7月25日)

再赴桃園貝森朵夫公司。(200 CS 要400萬!) 哼,有錢人還真多?!(H型社會?)20年後買200週年紀念琴! 還有,請回復每天練琴!

(2008年7月30日)

耗時一個晚上的頒獎典禮。哼,什麼娛樂圈,真令人受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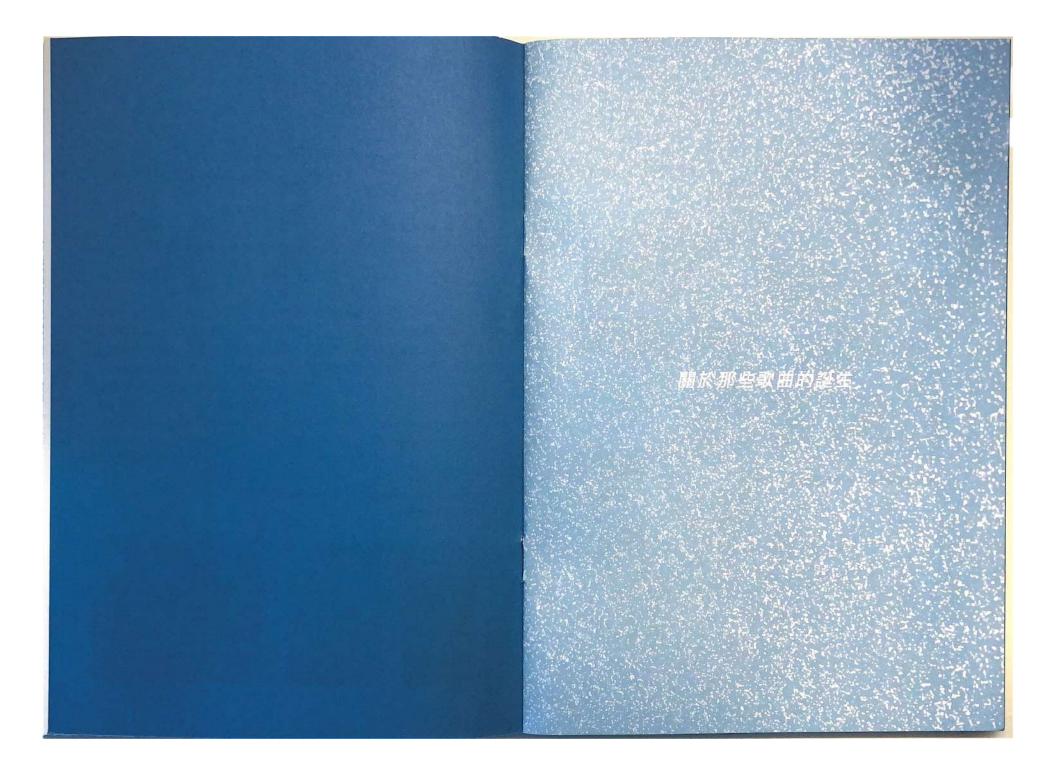
我的生活中,在這兩年關於離別的篇幅大增,所以最近習慣夢回過去。無奈 舊頁總會夾雜許多返照迴光,只好趕緊睜開眼睛,闔上記憶。我知道重複塗 繪的腦內迴圈會變成黑洞,於是只能盡量別讓自己掉進去。也希望對人群的 恐懼、抗拒,能逐漸褪去。加油吧!我對自己說。

(2008年12月7日) 簡單生活節表演 Simple Life

Nice suit, Well play. 重整的聲勢,再踏出一步。雖然耗費掉大半的體力。 但還挺不錯的啦!

























復刻這張專輯的時候,許多當初 live 才能發生的事就無法復刻了,例如〈漂浮〉裡用歌聲介紹團員,除非我們為此辦一場演出再來錄音。不過〈漂浮〉的這個編曲,加上團員一起合唱「sodagreen」的版本很值得好好錄一次。例如〈記念〉和〈我只在乎你〉的哽咽,總不能要我在錄音室假哭吧哈哈哈。所以我們想保留一種 live 的質感,但同時做一些錄音室才能做到的,例如加了一些合聲,或是阿龔可以一邊彈琴一邊拉琴,或是家凱的音色可以好好調(還是需要調戲他一下)……諸如此類的。

除了復刻《陪我歌唱》一些其他專輯沒有的曲目,或有改編的版本之外, 也把2006年的單曲〈遲到千年〉放進來。很可惜的是〈Creep〉因為版權沒 有辦法收錄。

(呢喃)

這是我的第32號創作。這首歌的詞跟曲都滿直率的,就如同大家看到聽到的那樣,講述一種甜蜜的心情。比較不一樣的可能是,通常我都在不開心的時候寫快樂,而這是少數真的在快樂的時候寫的快樂的歌。



(陪我歌唱)

這是一首寫給媽媽的歌,我的第139號作品,那幾年我完整的詞曲不多, 多半只有填詞或譜曲,2006到2008年完整寫完的詞曲只有〈這天〉、〈陪我 歌唱〉、〈帶我走〉,但都是對我很重要的歌。

從大學唸書搬到宿舍之後,就跟媽媽 聚少離多,開始發唱片後,媽媽搬離了原 本的家,到桃園開早餐店,那幾年就更少 見到。媽媽一直承受著很多,知道她是一 直在等我出社會了才放心離開那個讓她那 麼痛苦的家,她說早餐店又累又忙,但起 碼自由。那幾年我們幾乎每天都在趕著唱 校園,台灣南北跑,雖然剛有高鐵,但公司 還是需要節省成本,所以我們都是搭車, 常常為了避免住宿費,例如唱完台南趕回 台北已經半夜三點,隔天早上六點又要出 發去高雄 (司機趙大哥超辛苦的)。這樣 幾乎住在公路上的日子,只要經過桃園, 媽媽都會跟我約在交流道,拿一些早餐店 的餐點給大家吃。母子都很辛苦,但好像 比以前快樂多了。

那時候還沒有能力給媽媽舒服的生活, 也無法帶媽媽出去玩,有時候在外吃飯, 見到媽媽擅長的菜色,就會特別想念,彷 彿可以聞到媽媽的飯菜香。思念媽媽的時候,寫了這首歌。





〈愛人動物〉

受到我的偶像夏宇的影響與她 詩中美麗的意象寫了這首歌,謝謝 她允許我這麼衍生。在此之前我寫 的東西,提到感情都比較隱晦,也 常常避開「愛」這個字。有一種名 正言順寫著愛的感覺也滿不賴的。

這畢竟就是一首情歌,情歌裡 那些當初愛而自陷憂鬱的畫面也不 復存在,如今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但在唱這首歌的時候,反而可以純 粹進入那情感裡顫如絲的震動,而 不會被任何投射所污染。

〈遲到千年〉

我的第9號創作。這首歌寫的是 對於慢半拍的人事物,所造成難以 消滅的芥蒂的描寫。寫於高三升, 一的暑假,在一個心還在昏睡, 身體已在捷運站等候的場景,在台 北車站等著南勢角線的時候,寫下 這首歌。

感受是來自直覺的,事情毀壞了就一直停留在錯失良機的那一刻,就像心留在黃昏再也無法進入夜晚。在心裡想把那人事物毀滅、放棄、丟掉或乾脆吃掉,可是逃避只換來更多的不滿足和空處。

因為詞彙來自感受,而感受來 自直覺,用誨澀拼貼、直覺式,難 以連結的結構,以及些許詞性轉品 來寫這首歌的歌詞,加入與歌詞差 異大,反而平易近人的旋律。

(記念)

高三的時候,我參加天韻獎獨唱組,選唱了這首(記念)竟然得了獎。現在想起來,這真的不是一首一般會出現在歌唱比賽的歌吧?可見當時的評審實在非常有sense

(自己講)。在2007年的小巨蛋演唱會,特地選唱了這首歌,高三比賽時,校長跟老師、同學都在台下,那天他們也都來到小巨蛋,看著他們彷彿還原場景,忍不住哽咽。

後來也有機會在Tanya的演唱會 跟她合唱這首歌,是在我生命中很 重要的一首歌。







(藍眼睛)

這是我的第60號創作,寫於我 大四的時候,寫什麼就不多說了, 主題是當時我的學妹總是戴著藍色 的隱形眼鏡。

後來因為與張韶涵合作,就翻出 這首歌改寫成對唱,也因為這首歌讓 我多了一個生命中深愛的朋友。我們 在她的小巨蛋演唱會發表了這首歌, 然後在《陪我歌唱》收錄的演唱會中 做了獨唱的版本。

這麼多年了,不管是歌裡的人, 或是一起唱這首歌的人,雖沒有千秋 萬歲,卻也都經歷了許多生命曲折, 也都還在彼此身邊。獨吟這首歌時, 特別想念這些朋友。

(我只在乎你)

除了佛經,小時候媽媽島喜歡 聽的音樂就是鄧麗君。第一次站上 小巨蛋時,想著一定要唱一首鄧麗 君的歌送給媽媽。想來想去,選了 這首情意深遠的歌曲。

小巨蛋演唱的那天,我心裡一直提醒自己,千萬不要哭,所以演唱這首歌走下台時,接近媽媽帶了這樣提防的心情,算是撐過去了!結果到了其他親友區,看到安溥與好多朋友,看到HitFm的一群朋友,哇,突然來的眼淚自己都嚇一跳。

現在想起來,那些眼淚都是因 為太幸福的緣故呢。













「呢喃」

歌名是呢喃,我的節奏組卻很吵,但好像也挺符合我愛碎念的大嬸性格,歌詞寫得挺任性俏皮,而且誇飾的手法讓歌曲的情緒更有層次。青峰的歌聲在這首歌裡面使用了很多高級技巧,那個輕重音拿捏如此巧妙、合音恰如其分,整體呈現了一個很完整的一氣呵成感,每次副歌的口氣都不同,甚至聽著歌聲都能看到青峰唱的時候是笑著的。

「陪我歌唱」

這首歌有一段時間是我的安眠曲,不知道為什麼,聽著聽著就覺得安心,整個音樂的氛圍緩慢而又甜蜜,像慢慢傾倒在鬆餅上的蜂蜜,大概只有愛吃如我才會聯想到食物吧。

「愛人動物」

歌詞最後一句「什麼都自然」是畫龍點睛的一筆,當我們沈浸在淒美的歌詞中,隨著歌曲起伏的情緒,最後都被這句話安慰了。

「遲到千年」

這是蘇打綠最早期的作品之一,我到現在還是不清楚卮言春天中的春天是什麼狀態,是漫天的碎語拼凑的春天?還是自然隨意的隻字片語構成了春天,以千年為單位的循環之中,愛恨、青春、勝敗、興衰,其實都是平凡,我們歌頌的或許是一種境界,一種必須拉長時間才能體會的意識本源。

「漂浮」

這次我們很認真地把當年演唱會的編曲版本做成錄音室版本,跟團員們一起唱合音是我們錄音時的歡樂時光,因為大家會互相調侃,然後還沒輸到錄音的人就在錄音室外跟其他人聊天,一切好像又回到從前我們無憂無慮玩音樂的時光,雖然只是短短幾個下午,那也是我們此刻僅有的相聚時光。







「羅生門」

「笑出來」是精髓,這個笑,代表理解了前面的危樓、虛假、迷宮、胃口, 這首歌的歌詞,如今看來,格外貼切。

「快樂頌」

大概只有我們會在前奏使用小調加上降行音階去表達快樂吧?但歌詞裡面寫的 就是我們的快樂,從諜報風格的主歌切入,轉到搖滾直接的副歌,直到最後的 吶喊的音階,都在傳遞一個訊息:「我們是一群怪咖,一群快樂的怪咖。」

「被雨傷透」

我喜歡李格弟的詞中那種細膩的深沉,再加上青峰巧妙的譜曲,這首歌裡面我最喜歡的一句是當青峰唱著「那個 微笑 將帶領我到一個回不來的去處」,那幾個音的旋律與歌詞是如此貼近,循環爬升的音階彷彿順著無止盡的台階前往終點,而整首歌的旋律也不時出現著類似的上下高低格式,讓這首歌繞進心裡,勾起最深的治癒。

「在你生命中打一個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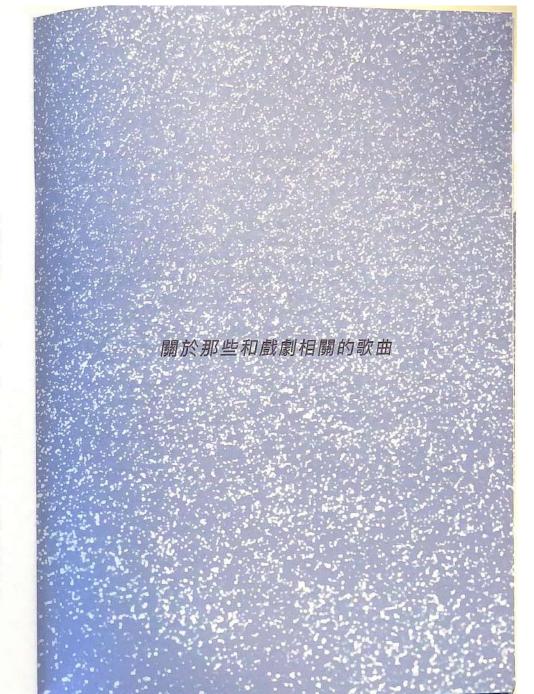
這首歌最難編的就是一開始的鼓,要符合情緒,還要配合青峰的歌聲打擊, 同時要找到成為節奏的規律性,我記得當初我們卡了好久,也就像是在編曲 過程中打了一個短暫的岔。我最喜歡的兩句是3'30"開始的「它讓我太遲 它 讓你太快」這兩句,因為鼓的部份確實呼應了歌詞中的「遲」與「快」,青 峰的歌聲也是如此的語氣,歌詞、旋律、歌者、音樂,合作無間,最喜歡這 種時刻!

「郵輪與冰山」

我記得當初為了寫出這首歌的曲,我嘗試了好多版本,結果一直到要交稿了 都還沒有定案,情急之下乾脆就把所有風格都拼在一起,想不到竟然OK, 更想不到我們還真的把這首歌給編好了,現在回想起來,這首歌裡都是編曲 的回憶,還有大家一起合唱的胡鬧畫面。

「落寞」

這首歌是全新編曲,我先編了一個大概,然後團員各自補上自己的想法,就 像我之前講過的,全世界也只有這五個人,能讓我的作品長成蘇打綠與魚丁 糸的樣貌。這次我也一樣獻出自己害羞的聲音,唱歌這件事情好像人人都會, 要唱得動人卻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每一個字的情緒都要掌控,過與不及 都不行,還要加上一點個人特色,青峰很厲害,他都會先模仿我的語氣,然 後自己詮釋一個,我再跟著唱,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好的學習機會,我很感激 他願意這麼手把手地帶領我摸索唱歌的路。落寞這首歌,講的是一種對於被 愛的期待,當年的我,與現在的我,對於愛的質量有很不同的解讀方式,也 許是沒有了舞台劇的框架,這一次的情緒,還是多了幾分歲月的痕跡,也更 顯珍貴。



我們把2008年參與音樂劇《向左走向右走》的曲目,還有與電影有關的曲目放進來。這些歌雖然大家比較少有機會聽到,但在我自己心裡是很重要的一塊。

為音樂劇《向左走向右走》譜曲的〈快樂頌〉、〈在你生命中打一個岔〉、〈被雨傷透〉、〈遊蕩~不能遺忘的全部都在左邊〉分別是我的第142號、第143號、第144號、第145號作品。(我在2017重新整理自己作品時,決定把單純填詞或譜曲的作品也編號進去,因此有些會跟十幾年前寫的編號版本有出入。)(有人在乎嗎哈哈?)(編號只是因為這是一種整理癖而已。)

〈羅生門〉寫於2003年,是我的第64號作品。後來覺得適合,就拿進 了音樂劇裡用。

〈雨中的操場〉是我2005為音樂劇《幸運兒》寫的,當時因為不太適合演唱的歌手,所以沒有用在劇中,而是將 demo 特別收錄在原聲帶裡。夏宇聽到了這首 demo,要了我的電話打給我,我記得我當時正在進行一個工作的拍攝,中間空檔接起電話時,我整個人在攝影棚立正站好(除了夏宇還有乃文也有這個待遇)。我好緊張,聽著夏宇悠然自若,以美妙的女中音講著她多喜歡這首歌,喜歡到一定要打電話告訴我。當時的我,就是那個雨中旋轉的少年……飛起來了!

後來在《向左走向右走》中,有幸為好多首夏宇的詞譜曲,而且大部分是我自己唱,不用考慮適不適合別人唱的問題!從〈沙灘上的佛洛一德〉、〈雨中的操場〉之後,再次譜曲夏宇的詞,一次這麼多首,充滿想像,詞本身就帶著音符,跳脫我平時譜曲的格式,自由自在,真是過癮。〈在你生命中打一個岔〉音符小節跟著歌詞「長長的生命中」就要拉長,唱到「短短的生命中」就要縮減成急促自由拍,唱到「太遲」就要增生一小節、唱到「太快」拍數就要對半……自己覺得有趣,但團員頭很痛。〈被兩傷透〉我設定成〈雨中的操場〉續集,引用了幾個樂句,讓雨下過來。

〈迷鹿〉寫於2004年,是我的第106號作品。當時丟了幾首只有曲子的 demo 給小苗廳,她挑了這首寫詞。後來2014年,我把這首曲子修改(我個 人認為應該視為兩首不同曲子了),讓郭敬明導演全新寫詞,成了電影的歌 曲〈微光〉。不過〈迷鹿〉一直在心中,這次終於讓迷路的〈迷鹿〉回家了。

(百日告別)的歌詞聽說剛好一百個字,網上都說是我刻意為之,以百字告別百日,其實不是的,只是一個巧合而已。但我只能說,真的是太巧了。擺在專輯最後,暖暖的。

Disc2是戲劇相關的音樂們,2008年我們參演了音樂劇《向左走向右 走》,加上幾首也是與戲劇相關的歌曲,其實戲劇也是Live的一種形式, 音樂總是能用各種不同面貌存在於Live中,不僅限於演唱會,這次的復刻 我們也有好幾首歌曲嘗試了新的編曲,可能原版本為了配合音樂劇的演出 而做的改變,在純音樂的世界裡,我們又可以改編出不同的風貌。

關於那些和戲劇相關的歌曲 小板

這張專輯同時也收錄了當年的幾米音樂劇「向左走向右走」中的歌曲, 當時我們第一次與音樂劇合作,團員們也參與了演出,每一首歌的創作,我 們都是全力以赴,也因此結識了舞台劇領域的朋友們,直到後來,我甚至因 為導演的邀請而去演了另一部舞台劇的一個角色,何等榮幸!







0 602448 985729

17

The owner of the walk reproduced issertion of the walk reproduced issertion of the walk reproduced is the walk reproduced is the walk reproduced is the walk reproduced in the walk reproduced is the walk reproduced in the walk reproduced is the walk reproduced in the walk rep